

伊濱集

欽定四庫全書

伊濱集卷十六

元 王沂 撰

序

贈伊埒布哈序

古之為教何其異乎今也其為學也亦然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夫子教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皆先立其本者也今

之挈挈乎詁訓文辭之末者能若此乎工師之為厦屋
其於基必廣以固而後委羣材會衆工度高深圓方短
長之宜而礮斲焉而結構焉而黜堊焉而斧藻焉苟狹
而不廣圯而不固則棟橈是懼何帡幪為古之為學亦
然大本既立而後別理欲分義利殊公私善惡學以聚
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由是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由是而位天地而育萬物今之逐
逐然施丹漆於糞朽者能若此乎其為教也如此其為

學也又如此人才之不古若也宜余為此歎久矣奈之
何德微官薄而言不信於人也國子生伊埒布哈由分
積優升貢於有司求余言以為鄉榮余懼其粗於小成
汨於今學故告之以此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知有物而不知則雖曰已學吾不謂之學也已生無疑
於斯言

杏林詩序

漢仙人董奉為人治病法多神驗病愈者謝金帛之饋

植杏為報歲久蔚然成林古所謂人貌而天者仙之謂也余聞醫有相道焉弱者恃以強脆者恃以堅危者恃以安而天者恃以耆俾服冕搢笏于堂廡之上皆若而人則良醫良相之說不誣矣揚子雲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余謂吳季札魯仲連安期生皆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其誼又曷可少哉俾子雲而知此庸詎悔其少作雖法言不作可也合淝蔚章父世為醫名其居曰杏林揭藝文為大書以表之章父子子陽尤精其技古

之由技而進於道如葛稚川陶弘景孫思邈之流皆為
列仙獨君異乎哉傳曰仁者壽章父父子勗之而已宗
工秀人咸詩以美之而沂為之引元統三年十月十日
襄陰王沂書于國學之崇術齋

潞城元材卿壽八十詩序

上黨古晉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
勤生以儉嗇樸厚而純固以之治生則殖其家以之養
生則遐其壽最得古之遺風國子生郭德恒潞人也為

余言里之望元材卿者其少也于田畝能盡力樹藝於
物能操其奇贏既起貨益折節為儉既老不肯少懈既
致蓄藏能竭勞振乏紓逋已責以德其里以教其子若
孫年至於八十尚能書細字儀狀甚偉聲音滿室拜於
前者不知其已老也余謂雖誠一之所致天之所施與
亦其風土之厚信若詩之所謂也詩去今餘千載矣士
大夫歌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慨然有思深哉之歎況見
其人歟從而賦之以表陶唐氏之遺民以俟如吳公子

札者觀

隱軒詩序

言出而為詩原於人情之真聲發而為歌本於土風之
素方其未有詩與歌也豈無言若聲哉尚而擊壤康衢
之謠降而越棹謳楚春相情有感發流自性真又若遼
交涼薊生而殊言青越函胡聲亦各異於是有唐儉魏
陋衛靡鄭淫盖有得於天地之自然莫之為而為之者
矣余嘗怪世之宗唐詩者陋中州是盖不知一代之文

有一代之體猶大而忠質文之異尚小而鹹酸之殊嗜
夫以一已之好惡而欲人之我同惑矣三百篇以降由
楚漢迄唐宋金二千餘年作者蓋盡心極力而追之然
卒莫與之並詩豈易言哉太原李君文美早從遺山元
先生遊其為詩與樂歌質不近俚華不至浮婉約而達
數暢而則甚有似乎遺山也既沒之年其里之士相與
集其遺文為如干卷曰隱軒集以傳於世隱軒其自號
也國子伴讀康某來求余引余故推其淵源所自而書

且俾學者知學之必有師法也如此是為序

太微詩序

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停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一也者其道之本歟及其至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循之而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

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其
全也純兮若樸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
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噫
其亦微矣哉雖然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
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道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顧
余之陋烏足以言微哉淳陽章元傑早為黃冠師入茅
山事劉宗師弟子王集虛嘉其信道之確也授以杖笠
曰是他日能昌吾教者已而果然叅政中書許公為書

太微二字以扁其居而元傑問其說於余故以是告之

熊石心詩序

至元二年秋九月沂望屬車之塵於龍虎臺過昌平會
熊石心教授袖詩見示且出翰林待制揭公曼石銘其
先之辭知其為豫章人也與之過劉諫議祠望西山酌
石泉捫古碑而讀之留三日而別明年夏五月石心携
其稿如干卷過余京師客舍求書其端觀之則知其單
遊遠寓憂嘆愉樂之情必發之於詩載大江過洞庭轉彭

蟲魚龍之宮羆虎之聚風雨明晦寒燠之變一發於詩
過陳蔡梁宋趙代之故墟覽山川之形勝風土之微惡
民俗之澆淳又發於詩觀光上京仰宮闕之壯麗人物
之繁庶其接乎耳目者紛然層出而心之所屬者又一
於詩而發也士生文軌混同之時不能遐觀遠覽以見
於文辭而懷居養安以沒者獨何人哉石心之詩翰林
供奉黃君子肅稱其不雕刻為工故其語質無憔悴之
態故其氣平惟其語質而氣平故真而不襍余謂言出

而為詩一原於人情之真聲發而為歌皆本於土風之素此盖有得於天地之自然莫之為而為之者古之作
者皆是也所謂真而不雜者有味乎其言也哉是為序

曹大榮詩序

大同之豐州居民曹大榮家本農也以儒術飾其躬以
孝友篤其行父晚病風大榮時寒燠奉甘毳視藥物之
良者而敬進之積十年未嘗一解顏而笑夜則禮北斗
乞以身代父父既沒治喪一尊朱氏禮兄大舉早世三

子甫髻也教育之猶已子其族姻里閭之絕者給之負
債不能償者已之其行若此鄉人合辭列於州大榮固
謝曰是人之常而欲揚名於世耶余友祖輔卿為余言
如此輔卿不妄人也故余道大榮之事不疑吾先世家
襄山之陰金季遷徙南北大同吾土也聞其山川之形
勝風俗之醇古固已翹翹褰裳奮懷欲訪其遺老問里
之社與先曾大夫之故居及聞大榮之行誼則又銳欲
連牆而居共井而飲幅巾杖履相往來也昔隴西恥李

陵之降而祈縣名王烈之鄉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余為之書孰曰不宜

東溪詩序

抗思於埃壚之外娛意於清冷之濱樂漁釣而甘蔬鱸
此士之高舉深遯者也今楊君俊卿將家子職軍旅自
號東溪豈真有慕於高舉深遯者耶抑其厭豪侈之習
而思洗濯於山水間耶其友京學提舉鮑君仲華為余
言俊卿致孝於親信於友溫密以提身恭慤以勤職而

無絕俗離世之想其為詩紆餘不迫而無憤鬱不平之
氣其所以號必有以余聞而笑曰今夫韶夏濩武之作
衆人聽之或以不知而不愛或一心以謂有鴻鵠至將
繳而射之雖近而不聞故溪山泉石之美未嘗無有也
惟好之故樂之惟樂之故名之今巧宦善富震世埒國
者勤其身以營一世不知饑之食渴之飲其於山水之
樂何有澄瀾鏡波搖曳蕩磨鳬汀鶴渚間錯烟樹立芰
圓葭揚芳吐華釣磯蘆艇出沒掩映千態萬狀心移神